

## 維港看雲

從捷克小城卡羅維發利出發，大約三個多小時車程到達德國南部小鎮巴特萊辛哈爾，這裏離著名的國王湖不遠，是德國人乃至歐洲人的度假勝地。夜幕降臨，一行人入住一家四星級小旅店，工作人員告知，晚上十點後關大門，住客自己拿鑰匙從側門進出。我們放下行李，冒雨到十多公里外朔瑣的科普勒克酒店作客，這是我的德國朋友Simon一早為我們做好的安排，要請我們吃一餐地道的德國菜：慕尼黑啤酒加脆皮德國豬手。

科普勒克酒店現在的主人是華僑吳先生，這座外表不起眼的小酒店，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。酒店餐廳牆上掛有一幅這座酒店外景的油畫，吳先生介紹，這是一位素不相識的德國老人贈送的，當時他剛買下這家酒店不久，這位老人親自送來這幅油畫，作者是巴伐利亞著名畫家路特維希蒂希爾（Ludwig Thiersch），畫於一八七一年，如果按時下市價，這幅畫最少值幾萬歐元，但老人說這幅畫應該屬於這家酒店，分文不取。我湊近仔細欣賞，畫中初秋的科技勒克酒

## 雨夜，在德國小鎮喝啤酒聽故事

郭一鳴

店，與今日情景沒有很大改變，時光好像凝固了近一個半世紀。

我們一邊大杯喝啤酒大口吃豬手，一邊聽吳老闆講述這家德國老酒店的故事。雨剛停歇，信步走出酒店的花園，空氣非常濕潤，四周漆黑靜謐。吳老闆說，如果白天天氣晴朗，坐在花園喝咖啡，抬頭可以望見遠處山上著名的希特勒別墅「鷹巢」。我們前幾天剛剛搭車上鷹巢觀光，驚嘆不已，可惜那天也是下雨，看不到山下的風景，原來離這裏不遠。吳老闆說，二戰期間，這一帶地區被列為軍事禁區，入住這家酒店的都是非一般客人。想不到看似平平無奇的小酒店，竟有如此豐富深藏不露的內涵，難怪這裏全年無淡季，常常一票難求。

雨又下起來，我們回到酒店餐廳，餘興未盡。吳老闆突然從隔壁他的辦公室搬出一大摞文稿和一本舊書，書名叫Summer in China，作者Paul Goldman。吳老闆娓娓道來，他做生意之餘，喜歡搜尋歐洲人寫中國

的書籍，這本書就是他在無意中購得，一九〇一年出版，作者是法蘭克福日報一名猶太人記者，一八九八年夏天前往中國採訪，到過北京、上海、廣東、香港等地，專訪過李鴻章、張之洞、榮祿等清廷高官權貴，以及上海、廣東等地方大員，在當年，能連續訪問這麼多位清廷重量級高官，在西方記者中實屬罕見，這個Paul Goldman應非泛泛之輩。吳先生形容，這本書是繼《馬波羅遊記》、斯諾的《西行漫記》之後，第三本西方人描寫中國的書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這本書出版後沒有引起很大反應，希特勒上台後，所有猶太人的書籍都被禁被毀，這本書似乎從此被人遺忘。吳先生依法獲得版權後，將該書用現代德文重印再版，意猶未盡又請專人翻譯，打算推出中文版。

我翻閱這本書的中文翻譯初稿，洋洋三十多萬字。有一章專寫香港，作者描寫當年中環皇后大道的商戶如何向客人推銷，與今時今日情形頗為神似。還有一章「中國的報

▶ 猶太人記者 Paul Goldman 寫中國的著作《Summer in China》（左），右為德文再版的封面 作者供圖



章媒體」，當中詳細介紹《時務日報》：每份八個版，直排，每月訂閱費五分錢（相當於十德國芬尼）等等，還引述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該報各個版面和社論的內容。不過，作者指「中國是一個帶着熱情閱讀的民族，文盲很少，連最下層的苦力也能讀上一點」，但當時實際情況並非如此，可見他的採訪觀察存在盲點。

作者Paul Goldman到中國採訪之日，正

值清廷慘遭甲午戰敗，國勢岌岌可危，德國趁勢「租借」中國膠東灣膠東半島，面積達五百五十二平方公里，法蘭克福日報在這個時候派記者到中國採訪，相信與當年西方列強覬覦中國有關。兩年後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。再過十一年，有二百七十多年歷史的滿清皇朝滅亡。

不知不覺已是深夜十一點，雨停了，離開科普勒克酒店，彷彿告別兩段朦朧的歷史。

## 朱光潛與香港

蘇昕仁

今年農曆九月十九日是著名學者朱光潛先生一百二十一年誕辰，雖說他是安徽桐城縣人，可實與香港緣分不淺。民國時期，朱先生本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就讀，後因考中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選派生資格，成為赴香港大學攻讀教育的二十名學生之一，其間還修讀了英國語言文學、心理學等課程。

初到香港的朱光潛不僅粵語、英語上有障礙，融入本地體育、社會活動也有困難，好在與同是內地生的朱鐵蒼、高覺敷結為好友，被同學們稱作「Three Wise Men」，午後時常一齊去散步。然而這短暫的休息時光，其實就是他所說最為留戀的港大生活了，登山遠望將遠近美景盡收眼底，下山時選一幽靜處享用豐盛的晚餐，只有這段時間他才能「做一個空空如也的原始人」。一九八二年，朱光潛在《山花》發表舊詩、祝賀老友壽辰，題名為《贈香港老友朱鐵蒼》，詩中便回憶起了港大的日子：「紫陽同世系，凌雲共攀巔」。朱鐵蒼即是朱維幹，畢業後開啓教育事業，於多地執教，後擔任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。

除此以外，朱光潛對當時教授英國文學的辛博森尤為欣賞，甚至稱其為「精神上的乳母」，經過後者的點播，他才真正領會了英文詩的美及其藝術性。教授倫理學的導師奧穆先生還是香港法院的審判長，朱光潛回憶說，是他「種下了我愛好哲學的種子」。其實早在大二那年，朱光潛已在《東方雜誌》上發表處女作《弗洛伊德隱意識與心理分析》，可謂少年成名，他多才多藝，此後

在美術、心理學、文藝學等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。而單就這篇文章的意義而言，他的同學、亦是心理學泰斗高覺敷就評價其為國內介紹弗洛伊德學說的第一人。港大畢業後數年，朱光潛又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，進這所學校恰恰是出於當初對辛博森的認同和佩服。

說起朱光潛與《大公報》的緣分，不得不提到的是《從「距離說」辯護中國藝術》，刊載於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一九三五年第三十二期。《大公報·文學副刊》自一九三三年九月由沈從文接編後易名《文藝副刊》，一九三四年一月發表《論海派》引發了京派海派之爭。魯迅後來評價此論爭，以為「京派是官的幫閒，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」。沈從文的意思大體還是反對文學的政治化和商業化。《大公報·文藝副刊》是京派文學的主要陣地之一，京派講究關注人生的同時保持藝術的獨立價值，提倡純文學，以現實主義為底基融入了多種藝術表現方式。海派狹義地說是當時的新感覺派小說，迎合大眾口味描繪商業都市，廣義上還包含當時追隨西方現代主義的上海現代派。朱光潛是胡適請去北大的，又與京派文人交好，在《大公報》發表文章便不足為怪了。

在《從「距離說」辯護中國藝術》中，朱先生談到了人們慣於以功利的濾鏡看世界，人與物的出現總是服從某些效用，故而見不到大千世界的本來面目。其實藝術就在身邊，包含在我們眼前的世界當中，只不過平日裏常常被忽略。如何才能真正發現美呢？先生說「我們須得跳開日常實用在我們四圍所畫的那一個圈套，把世界擺在一種距離以外去看」，藝術家的本領就是憑藉他的藝術方法把所寫現實人生的距離推遠，如此才能觀照到在日常以外美的形相。

## 虹

任林舉

鄉愁的胎記

陣雨過後，彩虹再一次顯現於東方的雲幕之間，恢弘、絢麗、完美，自左至右，起於虛無又收於虛無，如一道敞開的時間之門。

時至今日，每當我看見天邊的虹，仍會如多年以前，心潮激盪，並無限嚮往，只是不再如童年或少年時那樣，傻傻地奔跑、追逐。但我會停下來，用手機拍下那虛幻的影像，用以慰藉形雲般漸沉漸重的靈魂。

童年，我家住在科爾沁大草原的邊緣。村莊小而寧靜，每逢雨後出虹，就會有人當街大喊：「出虹（讀降音）啦！」每每，村裏的孩子就像受到了某種魔力的支配，尋聲跑到村頭的草地上去看彩虹。不知道是因為視覺原因，還是心理原因，總感覺那時的虹離我們很近，似乎只要再向前走上一小段距離，三里或五里，就能抵達那個巨大拱門。

舉目仰望那彎紅橙黃綠藍靛紫並列的彩色光環，單純的童心，便因之而變得豁然開朗——七月的草原，花兒開得正盛，紅的是百合，紫的是馬蘭，白的是防風……雨滴凝在草葉上，晶瑩剔透，像天上落下的水晶珠子，也像光所凝成的透明漿果……很多飛翔的燕子和鷗鳥，穿過雨簾或陽光，奮力向彩虹下飛翔，但總會在中途突然折返。就在轉身的瞬間，潔白的翅羽折射出神秘的光芒。

聽爺爺說，庸常的生命，人或動物，只要能在彩虹消失之前，越過那道拱門，就可以「升」到天上去；是動物，會成為精靈，是人，會成為神仙。在每一次彩虹升起的時候，我便和小夥伴們迎着彩虹在草原上拚命奔跑。但我們的奔跑終究徒勞，我們向前跑一段，彩虹就向後退一段，當我們跑得筋疲力盡時，彩虹和我們之間的距離，似乎絲毫沒有變化。也就在我們繼續埋頭奔跑之時，那彩虹不知不覺間就消散了。

我呆呆地站在草原上，遙望彩虹消散之後的天空，忍不住胡思亂想：這彩虹之門的一次次顯現在暗示着什麼，或在提醒着什麼？是誰從空蕩蕩或灰蒙蒙的天空裏抽出這色彩繽紛的絲絲？是誰，為什麼又突然收回或隱藏了這美麗的諾言？也許，只有一些身懷異秉的狐狸，能預測彩虹的隱藏之所，趁夜色悄悄潛近，當虹再一次顯現時，便可以一躍而過。

後來的我，只是靜立於窗前，痴望着虹在天邊一次次顯現，又一次次消散，聽歲月如風，呼嘯而過，心底一次次泛起憂傷的潮水。以目光撥開重重水汽的珠簾，我最終發現，虹是太陽的回聲，切斷我最後一段道路的，竟然是自己越來越重、越來越大的、那個黑色的身影。

於是，在每一個晴朗或陰鬱的日子，我都會盡量朝向太陽運行的方位張開雙臂，等待着光的注入，以期將自己的生命洗得透明。

## 故宮建築

(四)

中軸線把紫禁城一分為二，以它為界，紫禁城分出東路、西路、外東路和外西路。紫禁城，乃至整個北京城，就是由一系列中軸對稱的院落、建築組成的更大的對稱結構，比如在紫禁城的前方（南方），左右兩側，分別建有太廟和社稷壇，以體現周代以來「左祖（祖廟）右社（社稷壇）」的國都構想。假如說中軸線是整個紫禁城對稱軸，那麼在其他每一對，都有自己的對稱軸，構成了次一級的對稱結構。這些對稱結構，使浩大的紫禁城，呈現出一種均衡之美。

中軸線不只分出了東西，也分出了陰陽。古人立竿見影，測定方向，上午太陽在東，影在西，陽光充足，萬物生長，下午則剛好相反，太陽西沉，光線漸暗，於是有了陰陽的觀念。

東為陽，西為陰。於是皇子們被安排在紫禁城外東路的南三所居住，暗喻着生命的茁壯，皇太后則被安排在西邊的慈寧宮區，在花園芳徑間安度餘年。承天門（天安門）、奉天門（太和門）、乾清門前各有一對獅子，都是一雄一雌，只要看方位就該知道：東為雄，西為雌。

文為陽，武為陰，因此有文樓（清代稱體仁閣）、武樓（清代稱弘義閣）分別排列在奉天殿（太和殿）廣場兩側。每逢朝會大典，百官上朝，站滿奉天殿（太和殿）廣場，文臣站在東邊，武將站在西邊。

在紫禁城東西兩路，同樣是文華殿在東，武英殿在西。承天門（天安門）外，吏、戶、禮、兵部及翰林院這些主文的機構分布在東側，而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後五軍都督府、刑部、太常寺、錦衣衛等主陰的機構排列在西側。

紫禁城中軸線同樣是北京城的中軸線，因此在北京城，遵循着同樣的原則，東

## 蒼天在上

祝勇



◀◀ 乾清門因通向乾清宮而得名，門前有一對獅子 資料圖片

邊是崇文門，西邊是宣武門。

日為陽，月為陰。奉天殿（太和殿）、乾清宮前，東邊是日晷，西邊是嘉量。乾清宮東西兩側，分別對應着日精門、月華門。

南為陽，北為陰；因此紫禁城內，南為前朝，北為后寢，也就是紫禁城內最私密的「內廷」。當我們出現在這裏，我們或許不會想到，假若時光退上幾百年，假若我們不是三品以上文官或二品以上武官，不是皇帝身邊的高級侍從、侍衛和宦官，也不是皇帝下旨臨時召見的人，我們是一輩子也不可能在這裏出現的。

前朝與后寢的分界線，是乾清門廣場——保和殿與乾清門之間一條窄長的橫街，它同樣以「天」命名，叫「天街」。只不過紫禁城前朝與后寢的分割，不是東西那樣由一條中軸線平分，而是一條「几」字線，將紫禁城分成凹凸形的兩部分，那條「天街」，剛好是「几」字上方的那個橫。猶如木建構的微小構件，這凹凸形的分割，不僅榫卯相插，形成了一種超穩定結構，而且陰陽相合，象徵着子孫的綿延無盡、王朝的基業永恆。

單為陽，雙為陰：前朝三座殿，后寢

## 中秋印象

劉軍君

## 人生在線

拙笨樸實。

這時節空氣裏凝煉着肅穆，飄來的桂花香讓你情不自禁地讚嘆：好個秋高氣爽，老話常說「七月桃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紅了皮」，中秋就自然而然的來了。和豐子愷的畫一模一樣，小時候我還真是眼巴巴地盼望過中秋呢，全家人扶老攜幼為的是湊熱鬧吃一口月餅，看着寂寞如水的月亮說會子家常話。

當年物質並不豐富，生活節奏很舒緩，人人活得都有情調，反正大家有的是時間，該來的慢慢來，該走的不駐留，日子從容不迫。我記得很清楚的是：父親和母親買來的排骨從不捨得自己吃，燉了湯把肉留給我 and 姐姐，鍋裏我們吃完，再把剩下的骨頭重新熬一鍋湯。月底奶奶還要私下塞給母親一些零用，才勉強撐起這個四口之家。清淡的生活也是極滋味，我和姐姐倒也不覺得局促。中秋到了，放下瑣碎全家賞月猜謎吃月餅，真是難得的享受。

四塊月餅重重裹在雅白色的包裝紙裏，包裝紙朝外泛着油膩看得人眼饞，我知道那油漬代表對富饒豐腴的渴望，封頂紅色的印

章擦碰到手上會留下紅色的印，看着像愛人留下的唇印般惹人牽腸掛肚。除了月餅，奶奶和母親會盡可能的準備豐盛的晚飯、零食，當然，還有酒。我和姐姐把矮桌抬到大屋外，高高低低的板櫈旁邊是張竹笆床。七個盤子八個碗擺上矮桌，全家在惜老憐貧的路燈下坐定吃飯，吃着吃着就開始應景的話題，我和姐姐最喜歡的是猜燈謎，父親年輕的時候對猜謎頗為自負，總是拿了各種謎題考我們，興致好了他也愛念幾首古詩。實際情況是父親總會念幾首古詩，我和姐姐仰着脖子大聲重複。矮桌上的酒熱了又涼，涼了又熱，月亮真的明亮起來。

至於那月亮美不美呢？酒過三巡，萬物靜默如迷，月光下的一切都是美的，明與暗、輕與重、深與淺，躍過草葉的黃鼠狼、母親的眼眸都那麼動人。父親和母親是初中同班同學，兩人一同下放，一起回城。父親喝酒時母親總微笑着坐在一旁，滿眼的秋高氣爽，神色舒張。那時候，他們都很年輕也很健康。

左等右邊好不容易等到吃月餅，母親把那四隻月餅從重重包裝裏拿出來，放在家常燒菜的瓷盤裏，用小刀鄭重其事地分成幾份，我和姐姐思量揣度哪塊月餅最大，搶着先吃下肚。還有一種蘇式月餅，個頭小許許多多，月餅外面裹覆着重重酥皮，味道更別致精巧，但小刀切下去形狀不美。無論什麼月餅我

和姐姐自然是來者不拒，好不好吃都是那麼一小塊，知足常樂。從小時候吃月餅的經歷我發現，世間真正美好的東西都不會直接和物質畫等號，就像生活的境界和情趣，必然是由內自省而來，由心向美而生，美可以質樸甚至醇厚，卻不能強求。「好」的東西只要淺嘗輒止，就過目不忘，好比你曾在某本書讀到的一句話、暗夜裏思念的某個人，說的是可遇不可求，可望不可即。

吃完月餅，我和姐姐直接躺上竹笆床，抬頭看天上的月亮。晚上的竹笆床冰得駭人脊背，又有俗語說「傻小子，火力壯，大冬天睡涼炕」，仗着身上蓋着厚厚的被子，我們臉上貼着夜風，沉醉在桂花香裏漸漸入睡，上半夜迷迷糊糊的過去。再醒來，矮桌上的飯菜早收拾乾淨，路燈還是高高地挑在半空，周遭一片寂靜。我和姐姐踉踉蹌蹌地抱着被子推開院門回到床上繼續睡覺，再睜開眼睛天色就放亮了。中秋只一天，在竹笆床上乘涼、夜話斷斷續續能持續到白露。再往前數幾年，逢上八月十五，奶奶還自己打月餅呢，家裏有現成做月餅的模具，就擱在窗台上，我和姐姐早上醒了推開窗就能看見。

如今，在父母的淺淡低語中我和姐姐長大成人，成家立業，對中秋的盼望卻所剩無幾，或許是月餅早已吃膩，又或許是過節的氣氛越來越淡，唯在心裏祈願着：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婵娟」。